

經部

尚書講義卷十九

宋 史浩 撰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案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闕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
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
非幾玆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

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道之在天下人之得之者率能合死生為一致齊彭殤為安作其於世間事業聲名已不足為而況富貴貧賤壽夭又安能動其心乎其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葢其適來適去出於無心初無繫累是以人倫五者天下萬事無所處而不當也周公得

是道於堯舜禹湯文武故兼三王而施四事實其緒餘土苴其惟精惟一之學則當世傳之成王後世傳之孔子蓋成王則見而知之孔子則聞而知之是或一道也觀成王疾病之際上言祖考之德下託元子之孤所以保基業貽似續者皆以為民其言無一毫之私氣定心平了然不亂非得道於周公安能如是乎是知曽參戰兢而易簀不如孔子消揺而曳杖當兹大變不怛化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蓋其平生學力

深固不於是時發見其將何時乎若夫仗衛之儀執事之人禮經具載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不必解姑取其得道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言之蓋大節也後儒敘傳道之統止謂周公傳之孔子而不及成王此爲遺恨讀其文者未嘗不歎息於斯也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居也踐天子位也遂誥者因其来會而遂誥之也

或者謂康王不當吉服以見諸侯諸侯戴文武成王

之德久矣若在亮陰而使太保傳命安有不聽乎此非知時者之言也夫商民之頑成王周公勤勤於此凡幾歲幾書而猶未服今康王苟惸然在哀疚中諸侯来弔者不覿其面而去安知商之士民不起三監武庚之念乎其勉康王出見諸侯所以寘消商人不軌之心也况以冕服乎冕服祭服也明不敢用朝服而用在廟之服也觀畢命之言曰邦之安危惟兹商士於此可以見當時綿蕝之禮所以絶危疑顧望之

心皆出於從權也嗚呼豈非召公畢公之謀乎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

師無壊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王出立於畢門諸侯朝於應門之左右禮也古者天

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康王出於應門之內天子之失禮也誠以方其居廬不敢御正衙以行朝覲之義此亦從權之義也乘者四馬也朱黄馬飾也而以布冪之縞素也賔稱者以客禮待諸侯也奉圭幣庭實也執壤奠土貢也皆稱拜稽首臣禮也夫朝覲會同諸侯一德以尊于天子也王義其能嗣乃祖乃父之德以來朝故答拜享其誠也答拜非君臣之禮也故曰賔稱夫君臣相戒當在閒暇時康王方顔色之戚哭

泣之哀羣臣遽進戒嗣王何哉盖太保之意欲諸侯聞之知王亦如成王能受臣下之言而稱頌祖德張皇六師不壞高祖之命言其制馭之道不異成王此所以警諸侯也大臣受遺命其拳拳之心惟恐不克負荷受命之初欲以先聲服諸侯也太保之意深矣王若曰者召公傳命之言也惟予一人報誥告羣臣及皆來之諸侯也言文武致太平而無過咎以其保乂王家内則有不二心之羣臣其建侯樹屏外則有乃

心王室之諸侯爾等誠能恤我而順其乃祖乃父所以事文武之道以無貽穉子之羞者望之切也康王當三年不言之時乃有是誥亦非禮也當危疑之際諸侯皆在而無一言所謂臣下罔攸禀令今而有言亦從權之義也内而羣臣外而諸侯故總謂之羣公既皆聞是誥命安敢不服乎羣公一見天日之表一聽丁寧之誥想見相見而揖揖而趨出之際昌言偶語必皆曰真吾君之子也孟子曰弔者大悅正此義

也如是則太保之謀效矣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分居里成周郊者康王命畢公之大意也洛亦王土而必曰周郊者為商民而言也分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也成者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也何為若是蓋以周之扞禦隄防不在夷狄而在商民也商民無變則保釐之功成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

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朏者月三日初生也越三日者六月六日也至于豐將以命畢公保釐東郊之册告于清廟也畢公弼亮

四世非老臣乎父師之稱當矣冊文上推文武之大德中言予一人以寧下言道有升降政須因革所賴以知臣下之善惡者臧否也若不臧厥臧則惡者肆矣民安得而勸故以此命公也其褒公之辭則以謂予小子今得以垂拱無為而蒙成者公之力也是故祇命公以周公之事旌别善惡表其居處無使混淆揚其善病其惡植此風聲所以臧厥臧而民知所勸也有弗率訓典殊厥井疆屏之遠方不使復亂羣也

既不施刑民斯畏而愛之矣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所以成周郊也政貴有常循周公之政也辭尚體要法周公之立言自然無崖異也商俗以利口惟賢此風安可長成王戒羣臣無以利口亂厥官正為此也公當念成王之意可也康王所閒於古人之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世祿之家子孫不率教而至於敗國喪家亡身者懺俗所化狃於奢麗萬世同流不肖之習雖或不同同歸于亂也商之庶士商民也不曰民

而曰士者責其可責也惡終言其多行不義而自斃也雖收其放心其防閑之道惟艱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此戒畢公以教斯民也謂資在富貴易於從化必無惡終之患矣成王之告君陳猶欲以辟是未免於用刑康王則一以惟德惟義為大訓蓋成王之時更三監武庚之叛民猶未寧康王之時世變風移刑措不用太平之極故惟以德義輔化而已商民何為哉學于古訓爾又曰惟茲商士實繫國之安危若不

剛不柔以中和之化使之日遷善遠罪厥德修矣周公遷之以謹其始君陳理之以協其中則成其終者豈不有望於畢公乎蓋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以其已安已治而遂不克終也畢公之任亦重矣三后同道既協心於政治則膏澤必下於民雖夷蠻戎狄皆賴以安矣以此知商人之難化甚於四夷也畢公克成厥終豈惟康王垂拱仰成以享太平之福抑周家無窮之大業畢公無窮之令聞所以保其子孫黎民

者莫不皆因商人平定而致之則所謂邦之安危豈不在商人乎康王又慮畢公以經綸天下之材不屑為之故又戒之曰勿以不能而退託勿以國小而懈弛欽若先王之成烈以匹休于前政茲所以望三后之協心也先王成王也前政周公君陳也康王以成王為軌範畢公以周公君陳為標準成周之治宜優為矣然成康此舉皆為商民也而君陳之終篇乃曰惟予一人膺受多福畢命之終篇亦曰予小子永膺

多福成康豈徼福哉有臣如君陳畢公增光先王之成烈紹述周公之前政使吾安於朝廷之上故謂之福也抑嘗讀易之大有上九之爻不言其象直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繫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成康當信順之時太平之極驕侈不生而拳拳於三后是尚賢也則自天祐之永膺多福理之必至也萬世之下語守文之君以成康爲稱首宜哉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周官大司徒之職在於敷五典擾兆民實法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寛之意皆所以明人倫也今命君牙作大司徒一篇之意専言其先德而其要則在洪敷五典式和民則穆王可謂知治之要矣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

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

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君牙之祖父世篤忠貞成績紀于太常太常天子王輅所建之大旂也繪以日月而銘其臣之功所為旌表以勸臣下也惜其名不著于後世然觀君牙之賢可以逆知其乃祖乃父也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可謂重熈累洽之世矣而猶眷顧君牙使之克肖其先以治四方可無愧于四后之德矣心之憂危惕惕若蹈虎尾兢兢如履春氷是以命君牙作輔而寄以

股肱心膂之任也夫股肱用力于外心膂設謀于内一人之身無餘事矣纉此舊服惟覬其不忝祖考者在于宏敷五典式和民則而已夫五典五品也帝舜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作司徒教以人倫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然則穆王此舉無愧于舜君牙此職無愧于契矣而其収功在于式和民則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民之物則與生俱生其所敷

者亦因人心之固有而知之爾穆王可謂知治之本矣非穆王知治之本無以得君牙非君牙之賢無以率其下君臣若形影之相須也其言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惟皇上帝降衷于民中者人人本具得之為聖人亡之為衆人亡之非無也迷而不悟有待于上之人輔之翼之而自得之也夫以蚩蚩之衆而欲以一人之身率而歸中豈不艱哉能思其艱以圖其易則易將至矣民之所以寧者豈不

在君牙乎夫以丕大顯明之文王丕丕大纘承之武王
啓佑于我後人正而無缺吾固知思矣則世篤忠貞
服勞王家之乃祖乃父豈不能垂裕于爾君牙乎爾
惟敬明乃訓而奉順之則對揚追配不勞餘力矣爾
當由先正祖考之舊典時式民之治亂所繫爾當率
循其所行以昭明我之治于斯時也君牙雖欲退託
其可得乎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周官有大僕之官其所掌無大職事而穆王至於作命其所責任甚重人或以謂穆王别立一官或又曰兼周官太僕與五路之屬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俱總之故其責任不輕也穆王所以加一正字使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也既責以發號施令又責以繩愆糾謬似非下大夫所掌之職其曰今予命汝作大正則知其責任異於周官之大僕也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誤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謙冲自謂以不德嗣位至於終夜不寢思勉厥愆可謂賢王矣其言文武盛德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所承弼其君者毋不敬也號令之下無不盡善下民祗順萬國咸休然後属在位

之士正救其不及觀穆王惕厲如此安有愆謬可以繩糾又安有非心之可格則克紹先烈無疑矣今予命汝作大正所謂太僕正也周官止有太僕穆王加以正而名僕臣乃得不正乎則簡進乃僚伯冏雅當其任矣乃言令色便辟側媚不正之人一皆不用惟吉士是求且曰僕臣正則君克正僕臣諛則君自聖嗚呼穆王既自憂危惕厲寧有自聖之患其所云者為凡後嗣言也夫諛言之不可聽也久矣彼其讒諂

面諛逢君之惡能使人君惡直醜正忠言不聞拒諫
自用下情壅閼國欲治可得乎穆王委心以任伯冏
故曰有德惟爾不德亦惟爾則伯冏安敢不盡心乎
夫憸人小人也安可充耳目之官彼其妒賢嫉能誣
害良善告訐似忠修怨似直人君聽之寧不惑乎而
況言僞而辯浸潤膚受日陳于君前自聖之君安得
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乎所謂廸上以非先王之典也
若不求其忠良而惟以賄進則爾爲曠官且爲大不

克祗其君吾亦坐爾以大不恭之罪矣伯冏儻遵是戒則永輔于彝憲彝憲常法也穆王保其常法垂裕子孫所望于侍御僕從者非為一身蓋以遺後嗣故曰永弼乃后然則穆王可謂慎微之主矣竊嘗謂人主神聖過人數等至于立法以遺子孫不當亦以神聖望之蓋其後世豈無庸常之君若概以神聖望之彼企之不及則將自放自肆無所依據矣成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至其垂裕後昆則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而已天作之詩太王荒之文王康之至於子孫保之者岐有夷之行爾則穆王永弼乃后于彝憲之說可謂得先王之要法也

尚書講義卷二十

宋　史浩　撰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舜典曰金作贖刑當時有苗之國作五虐之刑以毒斯民舜立此科以矯其獘是贖刑起於虞也今不曰虞而曰夏贖刑者盖以自舜以前鴻荒之世民之質美當舜之時比屋可封刑措無用至禹之興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贖刑之立實始於禹史謂夏贖刑宜矣

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此其證也自禹而下非無此刑要之皆祖夏之遺也穆王享國之久有卹民之心取贖刑之科斟酌損益作為一書以行於世史紀其作而曰訓者以其因舊典而訓釋之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案以

上講義永樂
大典原缺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穆王既告牧伯又告同姓之諸侯今此所告凡有邦有土者以其小大之臣均當奉行此法故也祥刑者

善用其刑也在今爾安百姓者兆民賴之也何擇非人用刑在於得人也何敬非刑行吾敬惟在用刑也何度非及凡所忖度惟在刑之所及及者如曰懼將及之及思其罪之所及也兩造具備師衆也與衆共聽之也五辭訟牒也其曰五辭者五方之辭也簡孚者核實也乃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有疑而不實也乃用五罰贖刑之議興矣五罰不服不應贖也乃正于五過過則聽其改是從赦原也此舜所以明五刑以

弼五教而戒其臣曰在寬之意也穆王可謂知此道矣至於五過則是赦罪之科奬自此生故曰五過之疵不可不審克之也曰惟官者在官之勢可挾也惟反者反覆變詐也惟内者内親用事也惟貨者官吏受賄也惟來者素所往來之私也此五者若俗所謂情奬也故揔謂之疵其罪惟均者以情奬而故出人之罪則以其罪罪之也五刑五罰皆以疑而赦原所謂罪疑惟輕也簡孚有衆者核實而合於衆心也惟

貌有稽者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色聽氣聽之類是也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敬天之威不敢輕用刑殺也墨辟黥也劓辟刃鼻也剕辟刖足也宮辟奄也大辟殺也凡此五罪有疑則赦之因以贖論罰之各有等差又當視其初犯如何故曰閱實其罪也然夏之五刑三千周官司刑所掌墨劓刖宮殺則總二千五百是周之刑簡穆王增之三千矣將以省刑而復增之何哉盖贖刑重則正刑輕矣非穆王

增之也夏之法當然也或曰周有常刑穆王當不亂舊章何取乎夏乎盖以時不同故也文武承商紂之虐比屋可誅制刑不得不重禹承堯舜之後穆王承成康之後其民好善而不輕犯法其刑不得不輕穆王可謂知時變矣是以周官司刑殺罪五百吕刑大辟止二百也盖當穆王時民無犯非禮况犯法乎大辟之罪姑存此條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其以此歟上下比罪無僭亂辭是其情犯無疑也當必行之然

猶惟察惟法審聽其辭而槩之以法也上刑重刑也而適輕下服宥過無大也下刑小罪也而適重上服刑故無小也刑罰不可執一而不變故曰有權而世輕世重不可齊一以倫要皆有典則也罰所以懲惡非惡而以罰懲適以病民是以哀矜勿喜之心惟循良者有之下此則得其情而必喜矣故凡刑法莫非率人以中苟懐是心安得過差察辭于差者差錯也辯訴紛糾惟從本情不以偽亂也如此則妄訴不行

矣哀敬以折獄則明啓刑書而占之咸庶中正若俗所謂照條也條則無不中正也孚者信也如是則獄成而可信不疑矣輸者上之也上之則君安得而不信乎有并兩刑俗所謂二罪俱發也亦并上之惟上所斷則臣下之用刑不得自專矣穆王告羣臣以用刑凡四曰其審克之可見其明謹而不敢忽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又告官伯族姓官伯官之長族姓族之尊此告
同姓異姓之大臣也朕言多懼言刑不可以易言戰
戰兢兢以言之敬刑故有德以將之則為刑若無其
德是酷虐也德者何中也今天相民以生聖君又生
賢佐以佑斯民前已言配享在下今又言作配在下

表夫皇天之生聖賢皆欲配天之德以謹刑也然則重黎三后之生非皇天命之乎惟其用中故明清于單辭單辭一人之言也不待質證而得其情非夫得中之人則安有不惑乎苟得中矣雖事物紛至而沓來不待詰問情偽不得而逃非明清則不能也蓋以民之治罔不以中中則兩辭必有折衷豈復有私家之患乎私家者非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之人也既曰私家必總于貨必辜有功總貨則悖辜功則誣刑安

得平乎天實報人庶尤交作罪叢一身可不懼哉是以聖賢之人茍知用中則所永畏者刑罰也天之罰之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自取也天罰不極極中也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夫既不中天下皆慝政也吁可畏哉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穆王既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矣茲又告
嗣孫何哉蓋前告童孫王族之裔也行法之人也今
告嗣孫王之嫡孫也故其所言皆君道何監非德以
明道之以德則民有恥且格覩德則民皆歸中所謂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哲人惟刑無疆之辭永有令
聞也五刑既皆得中有慶必受王之善衆而纘承之
監于茲祥刑者皆因謹刑而致也嘗謂周之有天下
文武成康之下惟穆王可為賢聖之君觀孔子定書

取其三篇君牙之教民伯冏之御下吕刑之治罰皆
眷眷不忘為君之道而其卒也明章聖人之用中此
與堯舜惟精惟一相授受者無以異也乃知其心深
得此道可以襲堯舜三代之傳也而耄期倦勤思欲
脱屣萬乘為逍遥遊周行天下使天下皆有車轍馬
跡焉後世有列禦寇者摭其遺説以謂穆王嘗駕八
駿至于巨蒐氏之國觴西王母于瑶池漢儒信其荒
唐之言遂鄙其人謂耄荒為耄亂荒忽後人祖述其

意和為一談至有作穆天子傳以附會者遂使穆王墮於昏君之域殊不知穆王雖起是念一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遂止不行此亦從諫如流善補過者也傳曰一言之違駟馬莫追穆王是也胡不觀孔子之意乎孔子定書取是三篇示人主以軌範必其人之可師也則不信孔子而信列禦寇郭璞者亦愛奇之過也故於此不可不辯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犬戎之禍酷矣平王尚能收拾餘民以為東周振乾綱於弛紐回既倒之狂瀾亦可謂有功矣若非文侯尊奬王室述諸侯之職其焉能爾平王不得不報文侯也錫以黃流玉瓚晉之祖廟得用之矣既賜弓矢則是為方伯也昔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威公救而封之衛人作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言施雖薄而報當厚也則平王之賞不為過矣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

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文侯平王命為方伯而曰父者尊之也而繼之以名作命之法也丕大顯明之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天敷聞于世天乃集命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亦惟先正能左右其君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故後王世世得嗣其位而我小子遭家不造造天丕愆天不眷祐膏

澤不下於民罪皆在己犬戎侵陵敗國喪家其禍甚大即我御事耉老成人無一在位我則不克享于成命當此家難若有同姓之諸侯如祖如父恤我此身使我永綏在位豈非有功乎汝獨能明乃祖之忠始儀刑文武用會續我命汝追孝于前文人此歸德於文侯之詞也汝多扞衛我于艱難予實汝嘉今功成矣告歸其國矣是用賚汝以秬鬯一卣卣者以實酒之尊也使歸以酎祖廟告其為方伯也古者賜弓矢

然後得専征伐朱弓黑矢天子錫有功諸侯之具也
其勉勵之言曰柔逺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欲其勤
恤爾都懐綏爾國用成爾之顯德夫有功者必有德
以將之平王欲其以德保成功真王言也竊甞謂平
王東遷周公實知之周公之於國默計於數百歳後
方周之興禍之所伏近在商民而逺在犬戎是故營
洛以遷商民實為國家培植其基以遺後嗣也商民
叛服不常率能化之以歸於正而犬戎之禍洛得以

為王都矣向使周公不曽營洛則商民散徙為亂未艾而洛邑荒蕪未必可都平王方倀倀然無所之又安能保東周之治乎周公之治國如奕秋觀奕一局之勢自始至終料其勝負不差毫釐非明照至理其能如是乎以此知周公化服商民實為周家消萬世無窮之禍營治洛邑又為周家建萬世不拔之基一舉而二事俱利郟鄏定鼎之期可不卜而知也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其在是乎惜乎平王不能側身修行

勤於政事以自治修車備器薄伐玁狁以復讎如宣
王之中興是以黍離降而為國風也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傷平王無志於恢復而又無
仲山甫方召之徒為之宣力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有國在周公既沒之後史曰宅曲阜蓋紀其始
至也始至而有戎夷之難故有是役也按禮曾子問
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

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解曰魯侯急王事不得已也彼其哀戚搶攘中而號令之嚴如此豈非家學所傳義方素明故歟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

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淮夷既叛徐戎並興曾公倉卒之閒處之若無難者蓋軍旅之興所當備而取勝者不過利器械畜牛馬嚴軍律禁竊盜積糗糧築營壘備芻茭惟此七事於

行軍用師闕一不可曾公於此皆備豫不虞可謂得治軍之要矣何謂利器械甲胄貴𣪊𣪊簡也干貴敵敵施也弓矢貴備弓調矢利也戈矛貴于鍛鍛者鍊也鋒刃貴于礪礪者淬礪也如此則器械利矣故曰無敢不弔弔善也何謂畜馬牛軍之所止必大放牧彼有捕獸之機檻必當杜塞彼有陷獸之坑阱必當斂窒無使傷牛馬牛馬傷則汝有刑如此則牛馬畜矣何謂嚴軍律馬牛遁逸奴婢淫奔不當越隊伍而

捕逐馬牛奴婢之失其害小而部伍不整其害大若他人捕獲敬以復還當議行賞若越逐不復是俗所謂逃軍也能免刑乎如此則軍律嚴矣何謂禁竊盜夫寇攘刼奪也踰墻垣穿窬奔竄也他人之馬牛盜而殺之他人之僕妾誘而匿之刑亦不可逃矣如此則竊盜禁矣何謂積糗糧夫三軍待餔不可一日無食無食則爭奪逃亡無所不至軍何由治苟有不逮則有大刑如此則糗糧積矣何謂築營壘夫楨榦板

築之具也軍之所至惟恃壘壁苟無其具則暴露矣是以不供則有無餘刑無餘者全家囚繫必待其供而後釋之故曰非殺也如此則營壘築矣何謂備芻茭夫牛馬之行芻茭不飽何以用其力聚之不多則有大刑如此則芻茭備矣七者既修則軍勢强矣以此而行師則戰必勝而攻必取矣戎夷何足慮哉方軍之行必用軍法常刑輕也大刑重也而所謂三郊三遂者諸侯四郊有四遂遂有大夫東郊既用兵其

所供億者三郊三遂也嗚呼曾公可謂得行軍用師之道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以當時諸侯不知自治之道惟怙勢以相侵伐故也觀曾公治軍備之先具如此則非驅市人而戰也嗟乎後世不知彼已不恤備之未具譊譊然惟以殺伐為説脒者何知第聞其語莫不以為正論一人唱之衆人和之及一敗塗地則鉗口結舌不復言兵聞曾公之風亦可少媿矣向非曾公得乃父之緒餘何以有此讀書者知其成

功自有所本則思過半矣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穆公以列國霸者不聽忠言咈人自用敗而還師實不足道而聖人乃取其書終百篇之義疑弗類也然即其悔過憂畏自責若無所容其軀一念之萌發於誠實天地為之震動鬼神為之辟易聖人豈不有感於中而為之登載其言乎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穆公之謂也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按此篇講義永樂大典原闕

